

思想論壇

《文化研究》第三十期（2020年春季）：106-113

故宮的時代解：人本主義、策展框架、科技設計

National Palace Museum (Taiwan): Dilemmas and Solutions

曾柏文*

Albert TZENG

故宮是個難題。

座落於臺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以在戰亂中遷臺的大清皇室舊藏為展品大宗，如今是年集客量超過五百萬人次的重量級觀光資產；更是中國歷史、藝術、文化的研究教育重鎮。

但在另一方面，「故宮」與北京紫禁城的歷史連結，其在過去兩岸政權競逐中國正統中的角色，以及長期背負的中國國族主義色彩，也在解嚴後面對臺灣的認同變遷時，有著揮之不去的定位尷尬。

這裡的根本問題是：解嚴以來，臺灣主體認同高漲，相對而言中國認同滑落。如果越來越少臺灣人有中國認同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，存放在臺北的這批，被視為「中華文化精萃」的藝術文物精品？

某些獨派論者認為故宮與臺灣無關，只是中國國族主義的載體，因此主張「還給北京」。光譜另一端的新黨主席郁慕明，也曾在批判綠營推動的「轉型正義」時，譏諷「不如還給中國」。

相對務實的臺派文化決策者，看見故宮在文化與經濟上的價值，則曾嘗試尋找「中國」以外的策展框架——例如杜正勝把 2015 年落成的故宮南

投稿日期：2020年1月08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20年1月31日。

* 曾柏文，華威大學社會學學博士，影想藝術文化基金會策略總監，臺灣設計研究院、長風基金會顧問。

聯絡方式：p.w.tzeng@gmail.com。

院定位為「亞洲文化藝術博物館」，或是陳其南在2018年拋出以「故宮臺灣化」。但這類論述與規劃的嘗試，總不免引起藍營論者抨擊，以「文化臺獨」或故宮的「去中國化」來詮釋。

放下這些定位上的紛紛擾擾，故宮南院更嚴峻的問題，是經營四年以來，仍未掙脫交通不便、配套不足、參觀人次僅及本院二成的格局。提升效益、追求財務健全的現實問題，與文化定位上的政治問題交織一起。

前述圍繞故宮的難題，至少可以拆成四層：¹

- 一、故宮文物是誰的：臺灣對於故宮文物有何權利？是否需「歸還」北京？
- 二、故宮與國族主義：背負中國國族主義的故宮，如何面對解嚴後湧現的臺灣本土認同，以及全球化對國族主義框架的挑戰？
- 三、策展地理框架：故宮典藏中華文物、南院的「亞洲」框架是否有理？
- 四、營運的效益提升：南院如何救？北院能否發揮更大能量？

一、故宮誰屬：文物還北京？

放眼全球，博物館文物權利誰屬的爭議方興未艾，展示品來源社群對文物「返還」（repatriation）的聲索也層出不窮。在國際層次，希臘、衣索匹亞、復活島等地，就曾對大英博物館聲索，要求返還過去透過戰爭、殖民取得的歷史文物。在美、加、紐、澳、臺灣等有原住民族的國家中，也出現關於「原住民文物所有權」的討論，以及文物返還的作為。

這類討論的根源，在於「博物館」與戰爭、殖民、帝國主義的歷史連結，以及蒐藏／被蒐藏、展示／被展示、觀看／被觀看這幾層關係，經常鑲嵌的不對等權力結構。蒐藏、展示、觀看的主體，往往是擁有權力的征

1 本文一位審查者曾指出，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，也構成對故宮的挑戰，建議參酌。我同意這都是重要問題，唯這兩個主題的概念梳理、現實查考，並非本文篇幅所能盡述。

服者、殖民者、統治者；被蒐藏、展示、觀看的文物，則淪為前者權力施為的客體對象。這種承自歷史的知識權力結構，近年引起不少反省，甚至是修正的呼籲，才出現「文物返還」的議題。

文物返還浪潮，難免招致典藏者的擔心與阻力。但博物館界也發現：「文物返還」不僅能帶動對文物更完整的研究，且當博物館中的「標本展品」變為來源地的「文化遺產」時，往往能嵌入更完整的意義脈絡。如果妥善規劃，「返還」其實是讓博物館跟文物來源社群聯繫起來的契機。

不過故宮的文物來源，是中華民國從清王朝繼承的宮廷藝品舊藏，無涉於「戰爭掠奪」或「殖民」。「文物遷臺」則是在戰火中保存文物的必要舉措，更無可議。就算追其文物源頭，則多經皇室徵集、民間進獻或外邦朝貢，屬合意轉移。即便無法排除有取之不義的藏品，其歷史責任更隔著前清朝廷，至今未聞來自「來源地」的返還聲索。在蒐藏倫理上，故宮有相對穩固的立足點。

「返還」故宮藏品的說詞，其實總伴著統獨、轉型正義的爭議出現。例如持統派立場的新黨主席郁慕明的「歸還北京」說，是在抨擊蔡政府的「轉型正義」時的嘲諷。國民黨前立委邱毅，也在抨擊陳其南的院長任命案時，質疑「臺獨又不是中國人，憑什麼可以占據這些國寶級的文物？」在光譜另一端，有些基進獨派也主張把這批「與臺灣無瓜葛」的文物退回去，以示對「中國」的堅壁清野。

不過，真正有資格聲索的北京故宮（或政府），或出於「國家統一」的大戰略，不願驟然切斷這層兩岸聯繫，更不願意訴諸「國際」法庭仲裁。現實上，並無「歸還文物」的壓力。即便在想像中的仲裁法庭，故宮文物避禍來臺的過程並無不義，不比西方透過戰爭掠奪或殖民建立的博物館。從保護存續人類文明資產的角度出發，臺北故宮有可立論的立足點。

真正值得重省的，是統獨兩端說法背後，都存在一種「文物國族主義」的預設，把「故宮文物」與「中國認同」綁在一起。彷彿只有當臺灣認同自己為中國一部分，才有資格保有和運用「中國國寶」，只要切斷中國認同，臺灣便喪失此一資格。博物館文物與國族主義的連結，真是如此必然嗎？

二、國族認同爭議：人本作為解方

博物館與國族主義的連結，部分源於兩者湧現時空的重疊與交織。

博物館的歷史，雖可追溯到中世紀或更早的私人蒐藏，其作為一種機構的大量湧現，則大約起於十八世紀，帝國主義與殖民擴張的年代。不管是隨著大英帝國擴張的大英博物館，或隨拿破崙征戰而豐實典藏的羅浮宮，甚至是更後來出現在各個殖民地的博物館，都承載著在歷史不同階段勝出的征服者，對其所見的世界，去分類、辨識、研究的知識系譜。而在文物分類、知識組織上一種極其自然的座標，是「對人的分類」，也就是民族。

等到十九世紀國族主義湧現的年代，博物館更廣泛被運用作為國家描繪自我形象，建構國族想像的載體。這類博物館，同樣涉及對人類群體特色的指涉，與界線的標記；只是標記權力從外來的殖民者，轉移到新興民族國家的統治者手中。

故宮博物院在其坎坷歷史中，與中國國族主義的糾結尤深。以清宮皇室典藏為基底的故宮博物院，則在一方面以「對公眾開放皇家珍藏」，成為民國推翻帝制的重要象徵。另一方面，其也藉著對「精緻中華文化」的展示，回應彼時對「中華民族」共同體想像與民族自信的需求。日軍侵華時，搶救搬遷故宮文物，成為國府捍衛國家文化命脈的使命。而從國共內戰到兩岸對峙的年代，隨國府遷徙來臺的這批清宮舊藏，更成為國民政府與中共爭奪「正統中國」代表性的籌碼。

正因如此，當解嚴後走向民主化的臺灣，見證臺灣主體意識湧現，衝擊國府長年努力維繫的「中國認同」時，這批在戰亂從北京流離到臺灣的文物，不免陷入尷尬。

臺灣主體意識者仍認可故宮典藏的文物價值，惟其並「不共享」過去這些文物被賦予的「中華文化光榮感」，甚至可能敵視此一概念。而除卻那些主張「還給北京」的基進派，真正在綠營執政期間的相關決策者，多務實面對文物在臺的事實，尋思如何能用這些文物說出一個「跳脫中華文化框

架」的故事——例如在籌備故宮南院時，前館長杜正勝構思的「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」，或是2018年到任館長的陳其南，語焉不詳的「故宮臺灣化」。

對中華民族基本教義派而言，前述態度不啻於「不認同中國，卻想用中國國寶撈錢」的可恥行爲。他們擔心杜、陳等人的作爲或說法，實際上都是在推動「文化臺獨」，是要把故宮「去中國化」。

這類在「中國 vs 臺灣」國族框架下的拉扯對撞，在解嚴後的臺灣層出不窮。除了故宮博物院，相關爭論還波及歷史課綱、銅像存廢、身分證件設計、路名地名，甚至是宮廟燒香等等，構成臺灣社會內部衝突的張力主軸。

但其實，解嚴後本土認同湧現，衝擊傳統中國國族主義的年代，適逢冷戰終結的全球化（globalisation）的年代，因此在一些四五年級的戒嚴世代，執著地投入認同戰爭同時，社會上新興的七八九年級世代，則迎來更豐富多源的網路媒體視野，更全球流動的生涯可能，以及更多元、更普世、更拼貼，也更毋需執著於單一國族認同框架的認同選擇。激越熱情的國家認同情感（不管是哪一個）仍存在，但不再是社會大多數人共有的基礎，而更是個人可以選擇追尋、消費，或爲之奉獻的信念。

面對上一代的認同戰爭，與下一代更「後國族」而多元拼貼的認同，故宮能如何回應？我認爲最好解答，是「人本主義」——也就跳脫從上而下的國家視角，跳脫單一國族框架的大敘事，回到人的尺度去思考：來自世界與臺灣社會各地的參觀者，能在這裡看到什麼？我們的策展方式，要給他們什麼樣的參觀體驗？

不諱言，目前有不少國際旅客來故宮，要看的就是「中華文化精華」。就算不從任何國族主義的角度出發，單純就國際市場行銷考量，故宮仍應保留一個「中華歷史文化故事」的敘事軸線；但這並非唯一。有的觀眾來故宮尋找的，可能是無法被任何國族框限的美感體驗；有些感興趣的是對古代物質文化、古人生活方式的窺看；有些知性觀眾，可能尋找的是歷史知識的連結；甚至在一些小朋友眼中，感興趣的純粹是互動遊戲與有趣聯想。以上種種，都不需要以「國族敘事框架」爲前提。

文物本無認同，任何國族標籤都是透過策展的人爲賦予。同樣的歷史

文物，本來就有很多故事能說；當代的故宮，其實應該大步朝向策展敘事的豐富化去走。

而其中需要特別討論的，就是故宮南院「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」的定位。

三、策展框架：用故宮典藏說亞洲故事？

故宮南院的選址，從一開始就是地方政治角力下，專業妥協的決定。場址交通不便、周邊休憩資源配套有限、場館主題與地方意義連結不明，加上「南院」在品牌上的定位，更給人清楚的「老二」、「次要的」的印象——以上種種，都讓南院難以成為國際旅客訪臺的必備行程，至今外籍遊客只占到訪人次的1%。開館至今欲振乏力的票房，也讓當初力爭故宮落腳的地方人士失望。不過臺灣的公共建設，常出現這種無視人文地理結構，硬開支票大興土木的例子；這方面先不贅言。

這裡要聚焦談的是南院的主軸，也就是杜正勝提出的「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」定位。許多藍營論者曾抨擊，此舉證明綠營企圖將故宮「去中國化」的居心。我無意於評述決策者的動機，但我認為，以「亞洲」為框架去構思南院是正確方向。

首先，故宮舊藏本來就有許多來自外邦進貢的貢品，或是在古代中國與鄰國交流中輾轉到北京的物件。在本院以中國歷史朝代為軸的策展邏輯中，這些藏品自然處於邊陲地位，無法盡顯其價值；直到南院以「亞洲」為框架策展，拿這些藏品去說一個關於「亞洲」的故事時，才讓這些藏品展現更多價值。

例如在南院的常設展「佛陀形影」與「芳茗遠播」，分別以院內典藏呈現佛教、茶文化在亞洲的流傳，以及在不同時空中的變異；去年甫下檔的「錦繡繽紛」與「玉見亞洲」常設展，則同步呈現亞洲不同地區織品、玉器的風貌。不管對於東、西方訪客，佛、茶、織、玉都是定義亞洲文明意象的基本元素。這些展覽，呈現出「非國家本位」的跨境文明流動。

又例如，2015年推出的院藏南亞服飾、伊斯蘭玉器的特展，2017年的南亞玉特展，則靠著搭起不同的地理與文化範疇的策展舞臺，讓過去在本院策展框架中只能當配角的藏品，得以站上主角的位置，說出他們的故事。

其次，以「亞洲」為策展框架，也讓故宮南院在院內舊藏外，在新品蒐集與國際借展上有清楚的戰略方向。例如南院設立後，推出過日本江戶時代服飾“Kimono”、越南林迦罩的特展，都是以新入藏的文物為主。開館以來，也陸續推出過向日韓知名博物館的借展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過去故宮以「中華文化」為主的框架中，臺灣本身的原民文物處境不免尷尬；換在亞洲的策展框架中，反因其在（分布在東南亞到大洋洲）南島語族文化圈的角色，而有了清楚定位。2018年，故宮南院就與國內六所博物館合作，推出「織路錦繡穿萬山」原民服飾特展。

不過，南院既然以「亞洲」為度，展覽中最大的缺憾，大概是對於「亞洲」作為一個地理範疇過於理所當然地接受，以及對這個概念本身的歷史與建構，欠缺考察與反省。例如，「亞洲」一詞內蘊的歐洲中心視角、文明階級觀，亞洲邊界的變遷與拉扯，當代亞洲文化與歷史的異質性等等，原應是本院策展理路的基礎議題。

最後一如前述，即便到今天，南院仍然容易被當成「次要的」而未受足夠重視。因此，不管在品牌定位或組織上，應凸顯出南北兩院在策展主軸的差異，而不只是主從關係。例如，比起「北院／南院」這樣的說法，或許應分稱為「故宮中華文化院區」與「故宮亞洲文化院區」；在組織結構上，兩院也至少應該並駕齊驅。

四、科技與設計作為方法

最後回到務實的營運與財務問題。故宮本院長年被視為「中華文化」聖地，旅客絡繹不絕，主要挑戰是展覽空間與腹地不足，因此有目前「穿著衣服改衣服」的擴建計畫。南院處境恰恰相反；南院有龐大腹地，但來客量始終差本院一大截，當中購票入館者比例僅一成，外籍遊客更只占約1%。

南院要面對的基本現實是：如果只定位為「分身」，註定無法追上本尊。故宮本院的人潮，來自其典藏「中華文化精粹」魅力，但對國際訪客而言，既然有了「本尊」，何必還要造訪地處邊陲、交通不變的「分身」？目前所謂「國寶南下」的做法，也只是把本尊魅力多分一點給分身，絕非解決之道。南院要成功，仍須尋找不同於本院的市場定位。

「亞洲藝術文化」的定位是有別於本院，但若是純從策展理想上，讓文物說不同故事，而不足以在營運現實上，替南院創造有足夠基數的客群基礎。畢竟，純知性與精緻的藝術審美，從來是更適合都會（交通便捷）的小眾需求；南院需要尋找的新定位，要考量其座落在嘉義郊區的空間區位特性。

要把人潮吸引到交通不便的南院，需要比「精緻藝術文化」更強大的動能，而那只能是「娛樂」，只能是對更豐富感官體驗的期待。

南院首應善用臺灣近年湧現的跨領域設計思維——從空間動線規劃、燈光投影設計、各種感官介面、展覽敘事、互動設計到參觀體驗的知識管理，尋找各種讓參訪體驗更豐富、更優化的可能。

南院也應結合臺灣科技技術的優勢，致力探索用新興「策展科技」說故事的可能——從3D成像、新型態的互動設計、虛擬實境（VR）與擴充實境（AR）戶外大型投影等技術等。

如果能打開設計與科技策展的想像力，或許參觀者能從微觀的作工細節探索，跨到宏觀的歷史空間想像，有更寬廣的體驗尺度；能從感官上的美學驚艷，到知性的學習解謎，有更多元的角度。南院面對迥然不同於本院的空間地理區位，並無本院矜持於身段的空間，甚至毋須抗拒讓整體南院園區以科技策展「遊樂園」化，作為讓南院內核的歷史藝術能被看見的策略。

作為臺灣文化地標的誠品，正是因為同步發展商場，才得以滋養書店；並讓書店氛圍提升商場質感。博物館「教育賞析」與「娛樂」之間，也存在類似辯證。日前南院推出的光雕水舞，就是面對區域客源務實妥協的初嘗試，未來還有更多空間。